

儿童文化研究文库
红楼书系 第三辑

经典化与迪士尼化

——跨媒介视域中的《宝葫芦的秘密》

方卫平 主编 王晶 著



NLIC2970862814

海燕出版社

童文化研究文库
楼书系 第三辑



经典化与迪士尼化

——跨媒介视域中的《宝葫芦的秘密》



NLIC2970862814

主编 王晶 著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化与迪士尼化：跨媒介视域中的《宝葫芦的秘密》/
王晶著. —郑州：海燕出版社，2012. 6
(儿童文化研究文库/方卫平主编)
ISBN 978-7-5350-4937-7

I. ①经… II. ①王… III. ①儿童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G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5764 号

出版发行：海燕出版社

(郑州市北林路 16 号 0371-65734522)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河南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11 印张
字 数：148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年轻的姿态及其意义（代序）

方卫平

由海燕出版社推出的《儿童文化研究文库》，辑录了五位文学博士的专业研究成果，其中四本为儿童文学研究著作，一本为审美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五本著作由五位作者在各自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这是国内出版界第一次以丛书形式集中推出的一套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的博士研究著作。在年轻的学院派研究者日益成为学术研究新生力量的今天，我们期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从一个角度来记录和呈现活跃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领域的这个充满活力的学术群体的研究动向与面貌。

丛书的论题主要集中在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在古老的人类文学谱系中，儿童文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文类，针对这一文类的理论研究更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自觉的儿童文学研究历时都并不久长，与其他文学门类相比，其研究的积淀也并不十分深厚。然而，当代儿童文学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和所完成的学术提升，却格外引人注目。尤其是在近三十年间，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在理论建构和批评拓展层面均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并日益将这一研究领域推向一个更为丰

富和成熟的发展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来自学院的研究资源和研究力量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当代儿童文学学术研究的重大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高校的专业研究力量才得以实现的。当代西方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研究者如佩里·诺得曼、彼得·亨特、杰克·齐普斯等，无不是经受过学院专业培养的学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仍然留在高校从事专业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批从新时期最早的研究生培养体制下走出来的年轻的儿童文学研究者，同样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随着学院研究的持续拓展和深化，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密度、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得到新的开掘。

这其中，处于学院培养体制顶端的博士生阶段专业研究，对于当代儿童文学学术事业的延续和拓展又起到了一种生力军式的作用。在美国，这一点很早就被儿童文学学科的早期建设者们所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第一份专业的儿童文学学术研究刊物《儿童文学》（年刊）问世之初，其中一个十分关键的办刊举措，就是在刊物中专门开辟“学位论文索引”的专栏，用以开列相应年份完成的涉及儿童文学研究论题的学位论文目录。随着该刊的持续发行，一方面，刊物所显示的研究层次和学术水平有了极快的提升；另一方面，与此相应地，其“学位论文索引”的目录也反映了学院儿童文学研究在理论资源、研究视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迅速拓展。我们可以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双向的研究互补关系，即一方面，学院儿童文学研究从专业刊物中受益良多；另一方面，前者的研究进步也大大促进了后者学术水准的提升。今天，一批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已经成为美国《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学会季刊》、《狮子与独角兽》等刊物的重要供稿者。与此同时，近二十年间出版的许多影响深广的儿童文学研究论著都属于博士阶段的研究成

果。这些年轻研究者的论文和著作往往善于从材料中独辟蹊径，来发掘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其论说也十分富于理论创新的锐意和朝气。今天，这些年轻的力量正越来越成为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主力。

在国内，儿童文学博士生培养机制的建立还是十余年间的事情，儿童文学博士作为一个群体的研究力量，也刚刚开始以一种低调的姿态证明和展露自身。但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年轻一代学院派研究者的学术实力与潜力。它既表现在研究者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儿童文学理论谱系的继承和延伸上，也表现在他们对于诸多新的富于当代性的研究论题的发现和开拓上。

收入本丛书的陈恩黎博士的《儿童文学中的轻逸美学》与钱淑英博士的《雅努斯的面孔：魔幻与儿童文学》，分别探讨儿童文学的两个美学范畴，两位研究者所对准的美学论题尽管不一，但却一致地凸显了当下儿童文学美学研究对于文本解析的器重和对于本土儿童文学艺术命运的关怀。

《儿童文学中的轻逸美学》是作者对于自己若干年来一直思考的儿童文学美学观的一次系统的探究和观念的升华。这部著作从童年美学、儿童文学的艺术精神以及具体的儿童文学文本三个层次来展开关于儿童文学“轻逸美学”的探讨，并以此来重新观照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和当下书写。书中轻灵飞举而又饱含精神重量的“轻逸”范畴，道出了儿童文学的某种本质性的艺术特征。

《雅努斯的面孔：魔幻与儿童文学》探讨作为一种叙说方式和艺术精神的“魔幻”与作为一个文类的儿童文学之间的历史渊源与当下关联。作者的思考中包含了针对当下少儿文学和文化现象的十分切近的现实关怀起点，但其理论的触角却伸向历史深处，研究对于儿童文学艺术场域内的“魔幻”范畴的技术和艺术解读，清理了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

艺术传统。

王晶博士与陈莉博士的两部著作体现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朝向“文化方法”的拓展。这是近年来特别受到年轻一代学院派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研究理路。王晶的《经典化与迪士尼化》从一个经典化了的历史文本出发，考察多媒体尤其是当代新媒介环境下这一文本的经典化过程。作为该研究关键词的“经典化”和“迪士尼化”，都鲜明地体现了当代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路径。目前看来，这一路径很有助于启发当下许多儿童文学和文化现象的解读。

陈莉的《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女性主体意识》内在地糅合了传统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化研究的方法，来书写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中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过程。作者援引了当下女性主义研究的多种理论资源，将它们转化入有关历史文本的艺术和文化思考中。这一研究尝试体现了年轻一代学院派研究者针对“理论”的儿童文学化和本土化的努力。

丛书里郑素华博士的《审美教育行为特征探析》是一部十分厚重的审美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著作。审美教育是与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密切相关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最为根本的精神归属。该研究从人类学的视野来探讨作为一种“文化行为”的审美教育的特征及实施的原则、方法等。作者在研究中所运用的全文化、全生活的观念和方法，内在地应和了世界范围内儿童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趋向，对于当前的整个儿童文化研究领域也富于启迪。

20世纪80年代，主要由一批年轻的研究力量所参与促成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学术突破和建构，对于我这样的亲历者来说，已经成为一个为许多难以忘却的回忆所填满的历史片断。这些年来，我在谈及儿童文学研究的不少场合提到过这样一个观感：今天，我们的年轻人或许正在逐渐地然而也是全面地“超越”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怀着对当前活跃于儿童文学领域的一批富于灵气的年轻研究者的真诚激赏。我

所说的“超越”也并非意指一种研究高下的比较——这无疑是一个要留给历史的话题，而是指新的现实环境下青年一代研究者在研究视野、理论和方法上所显示的学术提升的姿态。今天，这种姿态正在越来越影响到中国儿童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格局和学术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真心盼望着来自年轻人的这样一种“超越”的姿态。

这套《儿童文化研究文库》同时也是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组织出版的《红楼书系》第三辑。感谢海燕出版社对于丛书出版的大力支持。我相信，这样的出版文化行为虽然可能缺乏来自市场的直接经济回报，却会像文化自身那样，在时间的河流中长久地留下声息与印痕。

2012年4月29日

于浙江师范大学红楼

目 录

引 言	001
一、经典的内涵及其论争	002
二、把《宝葫芦的秘密》作为一个经典建构案例	008
三、迪士尼化及其与经典化的关系	015
第一章 经典的传统式诞生:作为国家文学事件	023
第一节 《宝葫芦的秘密》的民间根系	025
第二节 《宝葫芦的秘密》的诞生	034
第三节 《宝葫芦的秘密》的文本问题	044
一、梦的情节功能	044
二、混沌的文体及其成因	048
三、邪恶的宝葫芦及被管控的欲望	054
第四节 《宝葫芦的秘密》的批评史流变	057
一、“文革”前关于《宝葫芦的秘密》的评论	058
二、“文革”中关于《宝葫芦的秘密》的批判	059
三、新时期重放的鲜花	061
四、90年代以来的争论	063

第二章 经典的“肉身”形态：文本传播与媒介转换	068
第一节 《宝葫芦的秘密》的文学文本传播	069
一、《宝葫芦的秘密》的国内出版发行情况	069
二、《宝葫芦的秘密》的译本传播情况	074
三、向经典致敬：《丁小韦与宝葫芦》	076
第二节 经典传播过程中实现的媒介转换	078
一、作为文字配角的插画	078
二、文字作为配角的连环画	083
三、作为低幼儿童读物的图画书	085
第三节 1963 年版电影：经典的影像化转换	086
第三章 迪士尼的经典化，经典的迪士尼化	092
第一节 迪士尼的宝葫芦：经典化过程的终端	094
一、《宝葫芦的秘密》的形象流变及终端形象	095
二、《宝葫芦的秘密》的情节流变及迪士尼的动作情节	102
三、《宝葫芦的秘密》的场景流变及终端场景	108
第二节 迪士尼的烙印：生产及技术个案考察	113
一、前期准备	115
二、中期拍摄	120
三、后期制作	123
第三节 迪士尼的宝葫芦，资本的秘密	127
一、《宝葫芦的秘密》的衍生产品开发	128
二、《宝葫芦的秘密》在迪士尼中国化战略中的位置	131
三、2007 年版《宝葫芦的秘密》对中国儿童文化产业的启示	138
结 语	142
一、谁被“××化”了？经典还是迪士尼？	142
二、迪士尼化，还是迪士尼模式化？	143
三、博尔赫斯的地图和波德里亚的预言	145

附 录 从文本到影像：对宝葫芦形象的创意谱系考察	148
一、宝葫芦的民间文学形象	149
二、宝葫芦的文学经典形象	150
三、1963 年版电影中的形象	151
四、新世纪迪士尼版形象	152
参考文献	154
后 记	161

引言 |

《宝葫芦的秘密》是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经典作品，虽然历经半个世纪以来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接受视域、媒介时代的流转变迁，依然以最为鲜活的面容活跃在中国当代儿童审美文化的舞台之上，具有经久不衰的文化生命力。从历史阶段来看，《宝葫芦的秘密》创作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前十七年文学”这一文学史阶段中得到广泛传播；“文革”十年的风雨摧残仅仅使其退隐但并未动摇其生命力；“拨乱反正”后的新时期作为“重放的鲜花”，其历史地位再度被奠定；而在90年代大众文化、新兴媒介文化以及消费主义文化兴起之后，《宝葫芦的秘密》又迸发出新的活力。从接受的代际视域来看，《宝葫芦的秘密》具有完整的代际接受链条，在“五六十年代生人”“70后”“80后”“90后”乃至“新世纪生人”之中都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力，审美文化薪火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传递。从媒介形态和媒介时代角度来看，《宝葫芦的秘密》的物质媒介形态广泛存在于故事书、连环画、图画书、漫画、广播、真人及动画影视、网络游戏、手机游戏、玩具、T恤、背包、拖鞋、文具、午餐盒、帽子、手表之中，覆盖几乎所有传媒途径并横跨纸媒—印刷时代与图像—网络时代两大媒介代际。因此，对《宝葫芦的秘密》进行考察，必然涉及对该作品从创生到传播所历经的不同历史文化语境的深入体察，以及不同媒介时代和媒介形态之间以审美形象为主兼及叙

事策略、表现手法、意识形态侧重等异同面的具体分析。本书一方面从历史语境出发，将《宝葫芦的秘密》置于广阔的审美文化视野之中，作为一个儿童文学经典化问题的代表性案例进行研究，揭示作为儿童文学经典的《宝葫芦的秘密》的经典建构过程；另一方面则出于对当下问题的现实关注，即儿童文学经典与儿童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迪士尼化”则正是对这个问题的高度概括。

在展开论述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对经典化和迪士尼化这两个核心命题进行初步探讨，以便进一步明确写作重点和研究意义。我们在这简短的引言部分不但要分别探讨关于《宝葫芦的秘密》经典化和迪士尼化的一系列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揭示何以这两个看似无关的命题能够并置在一起，因为我们恰恰认为一旦将这两个命题并置，能引发我们对当代儿童文学知识场域以及儿童审美文化生产场域的一些至关重要问题的深入思考。

一、经典的内涵及其论争

我们首先要对“经典”以及“经典化”的内涵作出最初步的界定，以此作为对经典化和迪士尼化论述的理论基础。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汉语常用词汇，“经典”一词的言说者和使用者绝不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世俗个体乃至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力量都在使用这一词汇。因此，对待该概念持一种较为宽松的研究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在当今时代条件下绝对没有必要一听到“经典”就肃然起敬或者持锱铢必较的怀疑态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一概念作一定的词源考证和理论梳理毫无必要。

何谓经典？分而释之，“经”在词源谱系上的原初含义与“纬”相对。《说文》载为“织纵丝也”，指织物上纵向的纱或线，因此与现在意义上的“经典”之间的词源关联主要在纵贯和历时方面，是一种词义引申和越界。“典”在中国古代典籍《尔雅》中载为“典，常也”，常与“变”相对，指规范和法则。或经或典，其引申义均可指作为规范法则的书籍，如儒家传统中的“六经”，或《说文》中的“典，五帝之书也”；再如刘

綱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所记：“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又如《后汉书·蔡邕传》：“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经典合义，《辞海》释为“一定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辞源》释为“旧作为典范的经书”，《现代汉语词典》释为：“①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②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③著作具有权威性的。”

与中国相似，西方语境中的“经典”的对应词 canon 在词源学上的意涵同样首先与客观物体有关，“‘经典’从古希腊词 kanon 衍生而来，其意义是‘芦苇秆’(reed)或‘钓竿’(rod)，用作测量工具。后来，kanon 这个词逐渐发展成为其衍生义‘尺度’(rule)或‘法则’(law)，这个对文学批评家有着重要意义的词首先出现于公元4世纪，当时，canon 被用来指一组文本或作者，尤其指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家的《圣经》一类书籍”^①。西方关于“经典”相关界定以佛克马与蚁布思合著的《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中的定义为参照，在该书中关于经典有三种意涵，其一为“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②；其二为“经典包括那些在讨论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中经常被提起的作家作品……只有知名的作家才可以因比较或解释而被提及”(罗森格伦)^③；其三“是指一个文化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霍兰德)^④。

在参照中西各种对于经典的意义阐述与内涵界定资料时，我们发现了两个十分有趣的共同点。其一是无论怎样的经典定义，必然落实到物质媒介存在形态上，而这种物质媒介存在形态无一例外是以纸质媒介为主的书籍，这一现象提醒我们已衰的纸质—印刷媒介时代极其强大的影响惯性；其二是无论中西分殊，经典在词源学上都有法则、尺度、标准、典范、传

① John Guilory,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M]. 2nd,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233.

② [美] 佛克马, 蚁布思. 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 [M]. 俞国强,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50.

③ [美] 佛克马, 蚁布思. 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 [M]. 俞国强,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51.

④ [美] 佛克马, 蚁布思. 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 [M]. 俞国强,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36.

统等意涵。正如陶东风指出的那样：“它不但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过时间考验、以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权威性文本，更包含此类文本所蕴含的制约人的思维、情感与行为的文化规范之义。”^① 无论是权威判断还是文化规范，都侧重经典存在的精神性内涵，霍兰德更是以“精神宝藏”加誉于经典。因此，当我们面对任何一部作品的经典化问题时，都必须从物质存在形态和精神内涵两个层面来展开考察。当然，人类作为一种特殊动物所独有的信仰情结和形而上惯习使我们往往将经典视作需要无条件膜拜的精神标杆，而忽视经典依然是具有“肉身”的物质存在形态，这种经典存在的“肉身”理念不仅指涉那些毫无神秘性可言的物质实体，更使我们的思路向决定这些物质实体得以诞生的力量关系进行延伸，这点正如吉尔·德勒兹在《尼采与哲学》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任何两种不平衡的力，只要形成关系，就构成一个身体……身体是由多元的不可化简的力构成的。”^② 德勒兹的这段具有高度概括性质的哲学式界定恰能帮我们过渡到当代文学界、理论界热议的话题，即本质主义者与建构主义者关于文学乃至文学经典的论争。

文学本质主义者认为，在横向维度上经典的存在具有跨越一切差异（包括文化、代际、族裔、阶层、性别等）的普遍性，在纵向维度上具有超越一切社会历史语境的永恒性，而这种普遍性与永恒性是由文学活动以及文学经典的本质——审美本质所决定的。一方面，美的事物具有一种直观的、非概念的普遍性特征；另一方面，审美属性又被界定为人类的本质属性（既然是本质属性，那么审美就获得了与物种意义上的人类同生同灭的永恒性），这点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宗教势力衰落、宗教精神藏身于艺术和审美活动中后尤为如此。在文学本质主义者看来，衡量一部作品是不是经典作品的根本性的、决定性的标准就是审美标准，审美价值高低决定了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高低，正如最为著名的审美论坚持者哈罗

① 陶东风. 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 [J]. 中国比较文学, 2004, 1: 59.

② [法] 吉尔·德勒兹. 尼采与哲学 [M]. 周颖, 刘玉宇, 译.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1: 59.

德·布鲁姆所说的那样：“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能力以及丰富的词汇。”^①虽然“审美价值标准”本身就无法成为一种客观性标准，但文学本质主义者或审美本质主义者仍然相信，作为一种在情感价值和艺术形式价值之间游移的动态标准，坚信审美标准的存在意义已经为人类保存了一种具有高度主体性意义的感受方式和精神理念。布鲁姆在批评其同行逃离审美研究领域转而拥抱在他看来具有解构性的文化研究领域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更感兴趣的是许多同行们避开了审美领域，其中一些人至少在当初还有体验审美价值的能力。据弗洛伊德之见，逃避隐含着压抑，是无意识的却是有目的的遗忘。我的同行们之所以逃避，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去减缓错位的负疚感。审美语境中的遗忘是具有毁灭性的，因为在批评中，认知总是依赖于记忆。朗基努斯也许会说，愉悦正是憎恨者遗忘的；尼采也许会称其为痛苦；但他们总是会站在高处去思索相同的体验。那些从高处如旅鼠般跳下的人们会喋喋不休，认为最好把文学解释成是资产阶级体制所促生的神秘化。^②

布鲁姆说这段话时的背景与中国本土的当下语境极为相似，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美国大学校园内，越来越多的同行“旅鼠”（旅鼠是自杀性动物的典范，据说又是一种因为族类繁殖过多因而主动放弃生命的动物，至少在布鲁姆看来，投身文化研究、拥抱建构主义经典观的同行们的行为无异于结束自身的学术生命）们放弃安全温暖的学科领地，投向了界外被称为文化研究的“汪洋大海”，而他们所犯的错误是一体两面的，即以审美价值和审美感受能力为代价去消解那所谓被“资产阶级体制所促生的神秘化”。“去神秘化”也即“去魅”，后一个词广泛流行于近五

① [美] 哈罗德·布鲁姆. 西方正典 [M]. 江宁康,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20.

② [美] 哈罗德·布鲁姆. 西方正典 [M]. 江宁康,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12.

年来的国内学界，同时这也是在经典问题上持建构主义态度的学者使用频率相当高的一个词汇。对建构主义者而言，“去魅”就是要消除经典所笼罩的光环，放弃抬头向星空的仰望而直视经典赤裸的“肉身”——如果任何“肉身”都必然具有瑕疵并且是由多重力量构成的话，那么追索“肉身”留下的印迹就并非以“审美”之名而是向“真理”或者“正义”寻找合法性。持这一观点且立场鲜明的陶东风教授在《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一文《解构经典的神话》一节中谈道：

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文学经典及作品常常被非权力化或解权力化，即认为经典是人类普遍而超越（非功利）的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体现，具有超历史、地域以及民族等特殊因素的普遍性与永恒性。文化研究恰恰就是要质疑经典与经典的这种所谓普遍性、永恒性、纯审美性或纯艺术性，它以去经典化（decanonization）为自己鲜明的特征。文化研究更多秉持了知识社会学的立场，认为经典以及经典的标准实际上总是具有特定的历史性、阶级性、特殊性、地方性的。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被还原为权力问题或从权力的角度进行理解。文化研究的经典理论因此具有极大的政治性。^①

也许建构主义者与本质主义者之间的针锋相对只存在于“旅鼠”的悲剧性寓言之间，只是自觉种群庞大的那些“旅鼠”们的结局并非结束生命而是变成了“非旅鼠”，当然前提是这一新命名并非无聊的文字游戏，一如“decanonization”并非是为了新的学术增长点而绞尽脑汁的文字匠的游戏那样。如果上述长句中的“也许”取消了所有不确定因素，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冒着和稀泥的指责尝试将两种不同观点整合到一块儿去？又或者我们可以根据语境的变化而在观点之间迁移并将此作为我们的理论生存方式？至少作为审美论代表之一的童庆炳先生试着这样调整：

① 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4，1：59．